



人 生

〔法〕莫泊桑著

李 青 崖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Guy de Maupassant

Une Vie

根据巴黎 Calmann-Lévy 书店“霞光叢書”本譯出

人 生

〔法〕莫泊桑著

李 青 崖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65号）

〔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 1485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9 1/16 字数 190,000

1957年9月第1版

195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2,000 定价(6) 0.90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小說写一个女子整个人生的悲惨遭遇。

黛妮是一个貴族的女儿，她年輕时对自己的婚姻沒有很好地考虑，嫁了一个又自私又粗暴的丈夫。結婚后她不久感到痛苦，毫无乐趣。后来她的丈夫又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并且因此遭到暗害而死。从此黛妮就將她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唯一的儿子身上。儿子长大后，也是一个自私的人，对母亲毫不依恋，不但离开家庭一去不返，并且用掉了家里的許多錢，使黛妮的生活日見困难。

作者在这本書里对女主角不幸的人生充滿了同情，但是，他也指出了黛妮的悲剧是和当时法国貴族階級的必然沒落的命运分不开的。

論 “人 生”

〔苏〕阿·布古柯夫

这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发表于一八八三年，其时法国的讀者已經熟知这个以羊脂球和好几本短篇小說集轟动一时的作者的大名，但是作者現在所采用的新体裁，仿佛是在这位天才原有的特色以外別开生面。这部長篇小說不但用热情和真挚抓住了讀者，而且在那里面可以找到令人对于人生去深思寻味的东西。虽然作者好象并没有把当代震动人心的問題在这里提出来，而把小說的情节退回到过去的时代里，并且女主角的遭遇仿佛純粹是屬於私人性質的，可是讀者自然而然会产生列·托尔斯泰在一篇論莫泊桑的文章中間很确切地提出的同一問題，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好人为什么会断送了？难道就应当这样的嗎？”

書里的女主角有时也甘願自認命运不佳。她本来也許可能嫁得好些，那么她的生活就会变个样子。但是書里所写的事件的邏輯却說明了悲劇的更深刻更隱秘的原因。

伏德老男爵是一位热烈的盧梭信徒，他“指望把自己的女儿造成有幸福的，長厚约，正直的和温柔多情的，为着她，他考虑过整个一套有关教育的計劃。”

青年的娜妮刚离开了教会女学而踏进人生，具备着“自然

人”的一切品德。自然界中洋溢的和諧因素給她灌輸了好些五色繽紛的神往。她想象中的將來是充滿着一帆風順的幸福和無窮奇妙的機遇的。一切在她心里引起了喜悅和感動。結婚，做母親，愛親人和自然界的接觸——人生里面蘊藏着多少數不清的樂事，妯娌都有享受這一切的絕對權利！可是這些原應當是妯娌生活中平常樂事的泉源，却逐漸變成她痛苦的泉源了。生活欺騙了她，一切希望化為灰燼，而她本人在對於一切失去信心以後，對於她周圍的人物也感到失望：對於茹梁，蘆薩黎，琪爾蓓狄，多耳彪克神父，甚至於對自己的母親老男爵夫人，從她留下來的書信里妯娌才恍然明白她生活里的兩面性，對自己曾經寄予很多希望的親生兒子波勒都灰了心。這些人全部是欺騙成性，棄誓背信，專門撒謊。因此妯娌得到可悲的結論：

“看來世界上一切都是欺騙，忧愁，痛苦，悲伤和死亡。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撒謊，一切都令人难受和痛哭。”

莫泊桑和自己的女主角一起把罪過加到人的本性上，加到永恒的，確定不移的人生規律上。後來他寫了很多作品，都以“人本來是孤獨”作為題材。莫泊桑生活在個人主義思想統治的社會里；在這個社會里，每小時每分鐘都有自私自利的利害永遠相衝突，他用巨大的力量描寫當時的人物，這種人是實在孤獨的，對他天性所嚮往的恢復自然的人與人間的關係是實在無能為力的。在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八十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社會人物精神生活中的矛盾變得特別顯著。實際上這些矛盾就是莫泊桑悲觀主義的根源。莫泊桑象很多其他的資產階級作家一樣，也把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關係的沒有發展前途當作人類精神上的危機，因而譴責人類和人性。但是莫泊桑在人生這部小說

中还留出一线希望：“人生，您可看见，它从来不象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象那么坏。”莫泊桑决定在人生永恒规律中间去寻找娜妮悲剧的原因，赋予女主角以“自然人”的品德，把她放在离开当时社会冲突较远的地方，把小说的情节退到过去的时代，他好象想说：“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永远如此。”忽然他得到结论：人生本不是这么坏，人也并不那么坏。但是这样一来，娜妮悲剧的罪过不在人性，而应该去寻找解答“为什么断送这一生”问题的其他原因所在了。

十九世纪文学中有不少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几乎用纪录般的准确性来复写整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莫泊桑本人也曾写过这样的长篇小说。在俊友一书中，他指出具体的罪人，揭穿了资产阶级现实中间的“英雄”的本来面目。他在这本书里却回答了第一本长篇小说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托尔斯泰在比较这两部作品时写道：“在那里，作者仿佛问着，为甚么一个好人会被断送？此事因何而发生？而在这里，他仿佛正回答说：我们社会中一切淳朴和善良过去毁灭了，现在也正在毁灭中，因为这个社会是淫邪，疯狂，可怕的。”

但是在人生这部小说中，无论莫泊桑怎样强烈地想用生物学上的原理来说明娜妮的悲剧，可是资产阶级社会精神上极端重大的冲突还是很深刻地得到了阐明。

莫泊桑把娜妮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圈子十分明确地描绘出来。那是些诺尔曼第贵族世家，他们妄想保持他们往日的贵族祖先的家风，真是令人可笑。道德上淳朴的娜妮，心里被虐待某种思想所盘踞，每回都反抗着这种人。不管他们具有甚么样的道德，不管他们有时是多么善良，他们的缺点是无伤大雅——娜

妮永远无比地高出他們。茹梁·乐馬尔才是她真正的对比人物。在那位乡村教士多耳彪克的性格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和俊友中佐治·杜洛阿相同之点；他粗野，貪婪而自私。茹梁是貴族出身，这一点并不紧要。他的聪明氣質和行为特性都是资产階級型的。从妮妮和茹梁談論他們想去到哪些国家的談話中，这一点表現得特別明显。妮妮向往南欧，哥尔斯島：“在那里应该有蛮荒之美。”茹梁却对英国最感兴趣，“在那里很可以使人增長見識。”只要提一下这些国家在小說人物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不难看出莫泊桑描写心理的微妙笔触：资产階級的英国是当时資本主义追求利潤，利己主义的象征，而南欧是资产階級文明剛剛触到的“天国”。“半領主和半农庄主”的茹梁把貴族社会的缺点和已經侵入諾尔曼第穷乡僻壤新的资产階級思想基础萃于一身。妮妮和茹梁的家庭冲突因而具有特別緊張性質。

资产階級社会墮落时期給予了莫泊桑无数家庭关系瓦解的实例。他在自己許多作品中采用这个題材，描繪着統治階級腐化墮落的可怕图画。家庭成了細胞，分子，在它的里面就象在一滴水中清彻地反映着社会的矛盾。恩格斯写道：“个体家庭便是自文明时代起分裂为諸階級的社会在其中运动着的种种对抗与矛盾的一幅縮图，这种社会是不能解决和克服这些对抗和矛盾的①。”资产階級家庭是“建立在隱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②。”根据恩格斯这些生动的，譬喻丈夫在家庭里，是有产者，妻子是无产者。这就是妮妮在家庭方面的挫折具有深刻的典型特性的原故，而“孤独”这个題材突然获得了完全具体的而且是有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64頁（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 同上 70頁。

社会意义的说明。

珍妮年轻的时候幻想过幸福的结婚生活，但是她的世故太浅，因而只能从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中吸取两性关系的概念。这些关系在她看来是体现了的和谐：

“他俩可以同着向前走，手挽着手，彼此互相偎在一块儿，听得见他俩的心脏正都大跳，觉得到他俩的肩头上的体温正彼此交流，把他俩的爱情和初夏之夜的柔和的明净气象混和在一处，结合到这样的地步，仅仅由于双方的爱抚力，他俩无须乎费事就参得透相互间的最秘密的思潮。”

可是社会给珍妮安排好的家庭却跟这种理想相距得无限遥远。最可怕的是：茹梁·乐马尔以及和他一类人物的行为并不引起任何人的惊奇。真心疼爱女儿的伏德男爵也轻易宽恕了茹梁的过失，反使他带笑地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淘气”。就算珍妮命运不佳罢，那么傅尔乡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较好？伏德老男爵和老夫人是否幸福？性爱是很自然的。为甚么性爱在天性中显得这样和谐，而在人生中又这么丑恶？为甚么两性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亲近会变成悲剧？莫泊桑并不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他向社会抗议。只有在这个社会里彼此亲近的人才会疏远，只有在这个社会里才保存着“隐蔽的妇女奴隶制”，道德上的藏垢纳污和虚伪成了常规。

可是珍妮的悲剧并不限于此。她本人也不能避免自己社会环境的缺点和偏见。她生活在狭窄的贵族小天地中，期待着自己的希望就只在这个小天地里面能够实现。她并不敢朝小天地以外看看。她觉得普通老百姓是这样的粗野蒙昧，所以常常带着轻蔑的心理远远地躲开他们。她驯良地承受着命运一次又一次

次的打击，并不变得更聪明些，就在老年她还是个大孩子。人生对她仍然是个谜，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想什么办法。

和娜妮并列，莫泊桑又写出另一种生活，另一个命运。蘿薩黎和娜妮一样，也是茹梁的自私自利和兽欲的牺牲品。她也是“命运不佳”。但是她离开了老爷的家，做了农妇以后，她所得到的那些快乐都是娜妮想不到的。她在生活的斗争和劳动中，养成了刚毅的性格，保持了内心的善良，比起所有和娜妮亲近的人来，她最诚实，最高尚，最纯洁。

一个是贵族妇女，她受了挫折只垂着手听凭命运摆布；而另一个是农妇，她坚强地站起来了，从生活的搏斗中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来了。在人生道路逼迫娜妮面临深渊时，蘿薩黎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奴性的忠忱，而是由于真诚地对这个女人所受痛苦的同情，本能地看出了她是个被社会所凌辱所欺压的人，这个社会也曾使蘿薩黎自己受尽了千辛万苦。莫泊桑好多次偶然在小说中也曾指责普通老百姓，说他们庸俗，自私，无知，但到底不得不承认普通老百姓的道德优越性远远超过娜妮所属的那个外貌文雅，内怀虚伪，实在腐败的社会。

直到小说的最后几页，莫泊桑始终以真诚的同情来描写书中女主角的痛苦。她在人生中的挫折比起人民所受的痛苦来是渺小不足道的，无怪蘿薩黎在娜妮经常埋怨自己命运的时候就生气地说：

“倘若您为了吃饭而必须做工，倘若您为了赶工而每天必须在六点钟起床，您又将说些什么！然而不得不这样做的女人真多，并且她们到了过于年老的时候，都是要死于穷苦的。”

这些话好像是偶然的投入书里的，突然对读者揭开了人生

的真正大道理，这个严峻的真理就是娼妓一辈子没能够懂得的。人生的讀者所得出来的結論完全和莫泊桑所想像的結論不一样。这说明人的痛苦源泉并不是人身上的生物本能，而资产阶级社会和他的法律与道德才是真正的祸根。就是它粉碎了一个诚实和道德上纯洁无疵的妇女的整个人生，就是它迫使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受尽苦难。“人生并不象人描想的那么好”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組織得很坏，可是人生“也并不那么坏”就因为有一种和这个社会对抗的力量存在。

(冒效魯譯自人生俄譯本)

人 生

第一章

拾掇过箱子之后，妯娌走到了窗子跟前。但是雨并没有停止。

上一天夜里，狂雨在屋顶上和玻璃上扑了个通宵。被黑云压低了的天空仿佛满是裂缝似地，把它盛着的水向地上倾注，泥土浸成浆了，融化得象是糖酱了。一阵阵的急风从炎热的空气中间鼓荡，在行人绝迹的街道上可以听见那些从水溝里溢出来的急溜的响声，街边的房子都象海棉一般吸收着那种窜入内部的水蒸气，使得各处的牆壁从地下室直到閣樓全是汗淋淋似的。

妯娌上一天从教会女学里搬出来，她从此是永远自由的了，心里正预备领略种种经过多年梦想的人生幸福，现在害怕的，就是她父亲为了天气不好因此把动身的日子耽擱下来，所以从早上她就向天空探望了好几十次。

随后，她发现自己忘了把年曆收在旅行袋里。于是从牆上把它取下来，那是一方不大的硬紙板，按月份分成十二行，圍在一幅图案当中，用金字载明着一八一八年的日子。随后她拿起一枝鉛笔抹去头里的四行，抹去每一个基督教圣徒的圣名①直到五月二日为止，这五月二日正是她出校的日期。

屋子的門外有人叫着：“妯娌②！”

妯娌回答道：“进来，爸爸。”末后她父亲进来了。

那就是勒貝爾狄雨·伏德男爵，他的教名是西蒙—雅格，性情偏執而又仁慈，道地的十八世紀式的清門子弟^③。他是盧梭的熱烈信徒，對於自然，田園，森林，飛禽和走獸有一種情人式的愛撫。

出生於貴族家庭，他從本能上憎恨九十三年^④的大時代；不過他的氣質是達觀的，教育又養成了他的自由思想，所以他用一種予人無害的和昌言不諱的憎恨去排斥暴君政治。

他的優點是秉性厚道，他的弱點也是秉性厚道，那種厚道為了愛憐，為了給與，為了掌握，都是魄力不夠的，簡直是一種造物主式的厚道，散漫而沒有抵抗力，仿佛象一種意志上的神經遲鈍，一種毅力上的缺陷，幾乎近於一種過失似的。

他是個注重理論的人，指望把自己的女兒造成有幸福的，長厚的，正直的和溫柔多情的，為着她，他考慮過整個一套有關教育的計劃。

她在家裏一直待到十二歲，隨後才被送入聖心女學讀書，儘管她母親為了這件事情哭過好多次。

她父親當時的主張是把她嚴格地關在學校裏，既不使人知道她又不要她知道人世間的一切事物。他指望自己的女兒在十

① 西洋有一種專供天主教徒使用的年曆或者月曆，按照他們教里每個聖徒的節日，把每一個聖名和曆上的日子並列出來。

② 她是蒂是嬌妮的昵稱。

③ 在法國的貴族稱謂當中有一種叫做“Gentilhomme”，直譯就是“溫雅的人”，必須生而為貴族者才有資格享受此種稱謂，若是由本身受封的不在此例；這正和魏晉六朝的“清門世系”相同，故譯作“清門子弟”。

④ 九十三年即一七九三年，是為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積極掃除封建勢力的恐怖時代。法蘭西王魯意十六世兩夫婦都是那一年在斷頭台上被人民處決的。

七岁从学校里出来养成了纯洁贞淑的品德，然后由他本人去使她濡染一种理智的诗意；并且仗着田垌，在肥沃土地的环境中间去启发她的性灵，利用动物的种种简单爱抚，利用人生的种种显著的定律，去启发她那种在外表上天真得毫无猜忌的愚昧。

现在她从学校出来了，神采发扬，精力充足，渴望着幸福，从前，她在閑着的白天里，在漫漫的长夜里，在抱着希望的孤寂境界里，早已神驰于一切欢乐，一切可爱的偶然，现在她一心预备接受这一切了。

她的面貌很象一幅由韋洛内斯^①画的人象：金黄的头发是有光的，可以说是由于皮肤的色泽它显得更其清浅，皮肤是极其细润的，白里略带粉红，复着一层薄薄的毫毛，一层只在日光下面隐约望得见的薄绒样的毫毛。一双蓝的眼睛，蓝得象是荷蘭陶质小人儿的眼睛一样。

在她鼻端的左侧，有一粒小小的黑痣，右颊上另有一粒，带着三五茎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毫毛，不过那是不大被人辨得出的。她的身材是长大的，在胸部显得丰满，在腰部显得起伏。她的清亮的声音有时候仿佛过于尖锐一点；但是她的诚实的笑声却使她的四周感到快乐。她时常用一种不经意的动作如同拂拭头发似地把双手举到鬓角边。

她看见父亲进来之后就跑过去抱住他吻着：“现在，我们可要动身？”她说。

他微笑了，摇着一头已经变白的长头发，一面伸手指着窗子说道：

① 韋洛内斯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威尼斯派名画家。

“这样一种天气，你要我們怎样动身？”

但是她温存地帶着媚态来央求了：“噢！爸爸，我們动身啦，我求你。下半年一定会晴。”

“不过你母亲永远不会答应。”

“会答应的，我答复你，我負責去做說客。”

“倘若你能够說服你母亲，我有甚么不肯。”

于是她連忙向着男爵夫人的屋子里走。因为她正抱着一种逐漸增加的着急态度等候这个动身的日期。

自从进了圣心以后，她一直没有离开过盧昂市①，因为她父亲絕不允許她在达到十七岁以前享受任何娱乐。仅仅有人帶了她到巴黎去过兩次，每次住了半个月，不过那仍旧是一个城市，而她只夢想着乡村。

現在她就要到他們的私产白楊堡去过夏天，那是他們的一个造在伊埠附近悬崖上的家傳古堡②；并且她指望在那种接近海波的自由生活中間有一种无窮的快乐。此外，家庭中間早已決定把那座古堡留給她，使她在結婚之后一直住下去。

雨呢，从上一天傍晚就沒有停，这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大伤感。

但是，三四分鐘之末，她从她母亲屋子里跑着出来了，向四处叫着：“爸爸，爸爸！媽很願意；你教人套車罢。”

① 盧昂市是諾尔曼第的旧省治。也就是現在的下塞因州的州治，在巴黎的西边；兩处相距約 130 公里。

② 西洋从中古时代起，每一个有領地的封建主（領主）必定有一个名叫“堡”Chateau 的大建築物，它在当时是兼具城堡和公館兩种用途的，所以日本人或譯作“城館”；这究竟生硬一点。我因为它在近代已失去城堡的作用，只能算是一种宅子，所以譯作“古堡”。

狂雨絕沒有停；并且到了那輛四輪馬車开到門外的時候，還可以說它下得大了一倍。

納妮預備上車了，這時候男爵夫人正被人扶着下樓，一邊是她的丈夫，另一邊是一個伺候臥房的貼身女傭人，高大強健得象是一條好漢。她是下塞因州的諾爾曼第女子，年紀至多是十八歲，但是看起來却象是至少也有二十。這一家人差不多當她是第二個女兒，因為她的媽原是納妮的奶媽，本人名叫蘿薩黎，正是納妮的奶姊妹。

蘿薩黎的主要任務就是專門伺候女東家走路，女東家由於一種使自己不斷抱怨的肥胖過度症，這幾年以來早已變成了異常龐大的。

男爵夫人很急地喘着氣走到了古老的宅子的台坡兒邊，望見了天井里滿是流着的水就喃喃地說道：“這真是不講道理。”

她丈夫始終是微笑的，這時候回答道：“打定主意要動身的原是您喲，阿代拉伊德夫人。”

“阿代拉伊德”這個女性的教名是很神氣的^①，她使用了它，所以她丈夫每逢提到了它，一定用某種略帶譏諷的敬意加上“夫人”這個尊稱拖在後面。

隨後她又提步走了，很費事地上了車，把車子的彈簧壓得緊緊的。男爵坐在她的旁邊了，納妮和蘿薩黎都坐在側座上。

廚娘呂狄溫搬來了好些外套之類蓋着他們的膝頭，此外把兩只籃子塞在他們的腿子底下；隨後她攀到車子前部的座位上，坐在沈蒙老爹旁邊，用一鋪大的毯子包住了全身。管宅子的人

① 阿代拉伊德原是歐洲中古時代日耳曼帝國一個皇后的聖名，以有功于基督教，遂由皇后被人尊為女聖徒，她的聖名就變成了教名。